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御定孝經衍義卷八十四 五

詳校官主事銜臣徐以坤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千八百七十 經部

御定孝經衍義卷八十四

卿大夫之孝

法服

易繫辭黄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

謝枋得曰乾天在上衣象衣上闔而圓有陽奇象坤地在下裳象裳下兩股有陰偶象上衣下裳不可顛倒使人知尊卑上下不可亂則民志定天下治矣

臣按此法服之所始也始於黄帝備於堯舜法乾坤以定尊卑以各有等次為重故鄭法服註云不敢僭上偪下

書臯陶謨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

孔安國傳曰五服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之服也尊卑采章各異所以命有德

臣按此即易所謂垂衣裳取諸乾坤者也故命曰天命五服日一也月二也星辰三也山四也龍五

也華蟲六也畫於衣法天陽宗彝七也藻八也火九也粉米十也黼十一也黻十二也繡於裳法地陰云五服五章者自日月以下十二章為天子之服自山而下九章為公侯之服自華蟲而下七章為伯之服自藻而下五章為子男之服自粉米以下三章為卿大夫之服至周制則以日月星辰畫於旌旗天子冕服惟九章象陽之極數又登龍於山登火於宗彝謂龍為衮宗彝為毳故衮冕之衣

五章裳四章驚冕之衣三章裳四章毳冕之衣三章裳二章絺之衣一章裳二章所謂衣裳數象奇偶者也制雖少變而致謹於尊卑等差者則同上得兼下故天子諸侯下至黼黻大夫粉米兼服火藻下不得僭上故士不得服粉米大夫不得服黼黻大較上必其有德者而後命下必其德宜也而後受命先王之法服非徒以其位宜云爾故德自三而盡於九服章亦自三以訖於九約畧相準也

詩召南羔羊篇名其一章曰羔羊之皮素絲五紽織絲為紃施之縫中連屬兩皮因以為飾退食自公委蛇委蛇

臣按此大夫燕居之服也南國大夫化文王之政在位皆節儉正直德如羔羊故詩人即其服以美之若鄭風之羔裘思古也晉風之羔裘刺時也德不及召南之大夫遠矣故君子恥服其服而無其容

邶風柏舟篇名其三章曰威儀棣棣富而閑習也不可選也

臣按左氏傳曰服以旌禮禮以行事事有其物物有其容故慎威儀斯所以稱其服也申鑒曰衣裳焉而不愛其容止外矣柏舟之詩仁人以自明其德而狀其威儀棣棣然之富至於不可數斯誠德盛之容也

曹風候人篇名其一章曰彼其之子三百赤芾

毛萇傳曰芾韠也一命緼芾黝珩再命赤芾黝珩三命赤芾葱珩大夫以上赤芾乘軒

孔穎達正義曰芾服祭祀所用也形制同于韠但尊祭服别言之則祭服謂之芾他服謂之韠也韍之言蔽也緼赤黄之間色珩珮玉之珩黒謂之黝青謂之葱

臣按芾韠異稱則芾為祭服芾韍通稱則赤芾通為卿大夫之命服先王之法服其取義也遠而辨分也嚴輕予之而輙膺之者皆非也曹國之乘軒三百何以異於後世續貂之誚乎後晉文入曹責

其獻狀然則人臣無功狀可稽而于于馬濫承珩
韍之寵要皆為非法之服也

小雅都人士篇名

小序曰周人刺衣服無常也古者長民衣服不貳從
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得一傷今不復見古人也
孔頴達正義曰都人士詩者周人所作刺其時人所
著之服無常也以古者在上長卒其民所衣之服不
變貳雖從容休燕之處其容貌亦有常不但公朝朝

夕而已身自行此以齊正其人則下民皆為一德謂其德如一與上齊同亦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也

其一章曰彼都人士狐裘黄黄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歸于周萬民所望依古注行讀去聲

鄭康成箋曰古明王時都人之有士行者冬則衣狐裘黄黄然取溫裕而已其動作容貌既有常吐口言語又有法度文章疾今奢淫不自責以過差都人之士所行要歸於忠信其餘萬民寡識者咸瞻望而法

效之又疾今不然

臣按先王衣服之制凡短長高下方圓平直之間莫不纖悉備具使人人被體而固其肌膚筋骸一其耳目心志以為存風俗而定人心莫近於此也讀都人士之詩可見當時長民者秉躬敕法衣裳襘結之間皆可觀而傚如尹姞諸大家女子亦莊莊乎有士君子之行焉則其風俗之齊一於下可知也後世士大夫往往以奢淫倡如所為一狐裘

三十年者邈不可得而厭故喜新不束程度杼軸則怵他人之我先體製則哂往者之猶拙貳而不常莫此之甚小民安所法乎宜乎民德之不壹而民俗之不歸於厚也

禮記曲禮夫為人子者三賜不及車馬故州閭鄉黨稱其孝也兄弟親戚稱其慈也僚友稱其弟也執友稱其仁也交遊稱其信也

臣按周禮九儀壹命受職再命受服三命受位受

位即受車馬卿大夫士之子於父在之時不敢以成尊比踰于父故以不受為孝也然則人臣膺車服之榮益當克念厥孝追其存不敢與之竝也既其没不敢遺之辱也庶幾乎其能承君之賜者矣

王制制三公一命卷若有加則賜也不過九命

陳澔集説曰命數止於九天子之三公八命著鷩冕若加一命則為上公與王者之後同而着衮冕故云一命衮若為三公而有加衮者是出於特恩之賜非

例當然

臣按周禮司服公之服自袞冕而下如王之服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如公之服子男之服自毳冕而下如侯伯之服此云天子之三公八命著鷩冕者按典命云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其大夫四命及其出封皆加一等則三公非出封者祗八命也八命六命四命其數皆偶為陰爵出封皆為陽爵以在王下為臣不可為陽爵也故云有加袞者

則是特恩之賜而非例當然也然上公之衮雖其章數同於王而其旒數止於九且有降龍無升龍則亦自有等殺而豈有上偪之嫌哉

玉藻衣正色裳閒色非列采不入公門振絺綌不入公門表裘不入公門襲裘不入公門

孔頴達正義皇氏云正謂青赤黄白黑五方正色也不正謂五方閒色也緑紅碧紫騮黄是也青是東方正緑是東方閒東為木木色青木尅土土黄並以所

尅為間故綠色青黄也赤是南方正紅是南方間南為火火赤尅金金白故紅色赤白也白是西方正碧是西方間西為金金白尅木木青故碧色青白也黒是北方正紫是北方間北為水水黒尅火火赤故紫色赤黒也黄是中央正駵黄是中央間中央為土土尅水水黒故駵黄色黄黒也

臣按正色之有間蓋五色相間而成文然皆取為正所克有尊卑之義綠衣黄裳詩人所以刺也不

入公門皆主於敬經云夫禮者敬而已矣

君子狐青裘豹褎玄綃衣以裼之

鄭康成注曰君子大夫士綃綺屬染之以元與狐青裘相宜狐青裘蓋元衣之裘

麛裘青豻褎絞衣以裼之

鄭康成注曰絞蒼黄之色也孔子曰素衣麛裘

狐裘黄衣以裼之

鄭康成注曰黄衣大蜡時臘先祖之服孔子曰黄衣

狐裘

臣按錦衣狐白裘天子諸侯得同服其天子卿大夫及諸侯卿大夫在天子之朝亦狐白裘惟士不衣狐白耳是狐白亦不獨君服也狐青裘為玄衣之裘皇氏云玄衣謂玄端也熊氏云六冕皆有裘此云玄謂六冕及爵弁也則天子諸侯皆然而云大夫士者君用純狐青大夫士雜以豹褎是狐青亦不獨大夫士服也素衣麛裘君以視朔緇衣羔

裘君以視朝卿大夫皆然唯狐裘黄衣則不用諸侯之錦衣耳先王之制豈為是無别哉良以當時崇尚簡樸初不羅獸鳥之毴毨以示奇異故天子祭天則用大裘不過黒羔以教質也㨛省則用良裘不過羔與狐白雜為黼也季秋則頒賜羣臣功裘不過此狐青麛裘之屬且君亦共之以示御此人功微麤之裘為天下先也作而不法後世何觀裘尤服之美者先王謹之以為奢儉之際也故服

曰法服言可為世世法也

裘之裼也見美也

鄭康成注曰君子於事以見美為敬

弔則襲不盡飾也

鄭康成注曰喪非所以見美

君在則裼盡飾也

孔穎達正義曰盡其文飾之道以敬於君也

服之襲也充美也

孔穎達正義曰此謂君之不在臣所加上服揜襲裼衣以君不在敬心殺故也

是故尸襲

鄭康成注曰尸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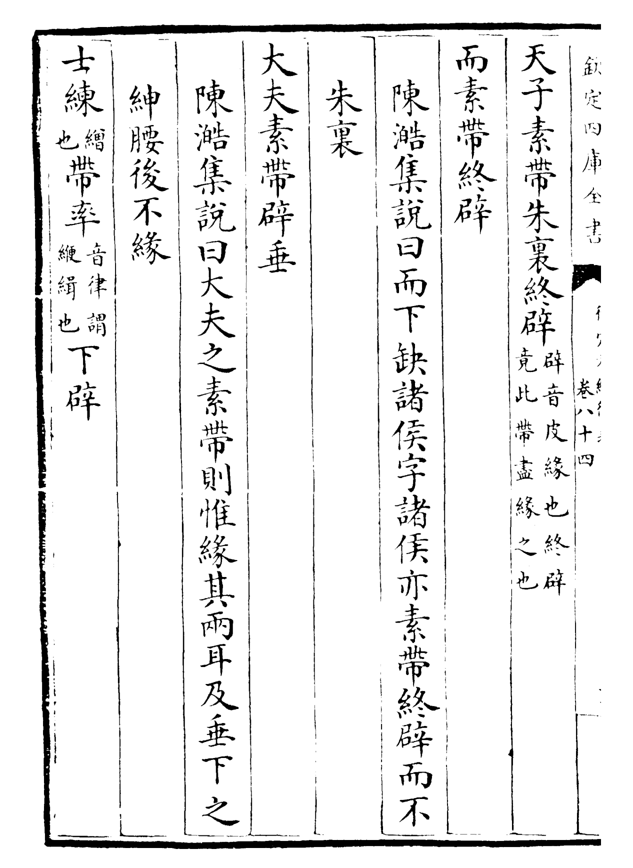
執玉龜襲

陳澔集說曰執玉之禮有裼時有襲時執龜為享禮庭實則裼以卜則襲此特主襲而言耳非謂執玉龜無裼之禮也

無事則裼弗敢充也

孔頴達正義曰行禮已致璭玉之後則裼不敢充見其美也亦謂在君之前故裼也

臣按敬一也有以裼衣為敬者有以襲衣為敬者裼主文襲主質曲禮執玉有藉者則裼無藉者則襲亦欲其文質相稱也正義曰凡敬有二體一則父也二則君也父是天性至極以質為敬故臣於君所則裼斯舉其要矣



天子素帶朱裏終辟辟音皮緣也終辟竟此帶盡緣之也

而素帶終辟

陳澔集說曰而下缺諸侯字諸侯亦素帶終辟而不朱裏

大夫素帶辟垂

陳澔集說曰大夫之素帶則惟緣其兩耳及垂下之紳腰後不緣

士練繒也帶率音律謂緶緝也下辟

陳澔集說曰士以練為帶單用之而緶緝其兩邊故謂之緶腰及兩耳皆不緣惟緣其紳故云下辟

居士道藝處士錦帶弟子縞帶

孔頴達正義曰用錦為帶尚文也弟子用生縞為帶尚質也

并紐約用組三寸長齊於帶紳長制士三尺有司二尺有五寸子游曰參分帶下紳居二焉紳韠結三齊

孔頴達正義曰并竝也謂天子下至弟子其所紐約

之物並用組為之

方慤曰紐則帶之交結也合幷其紐用組以約則帶始束而不可解矣三寸其廣也長齊於帶者組之垂適與紳齊也紳之長制士三尺者自要而下為稱也士如此亦舉卑以見尊也有司欲便於趨走故特去五寸引子游之言言人長八尺自要而下四尺五寸分為三分而紳居二故長三尺也韠蔽膝也結即組也紳韠結三者皆長三尺故曰三齊

大夫大帶四寸雜帶君朱綠大夫元華士緇辟二寸再繚四寸

陳澔集說曰四寸廣之度也雜帶謂以雜色為辟緣也朱綠者上以朱下以綠元華者外以元内以華華黄色也士帶之辟則内外皆緇大夫以上帶皆廣四寸士練帶唯廣二寸而再繞要一迎則亦是四寸矣

凡帶有率無箴功

孔頴達正義曰有率謂但繂襵之而已無别裨飾之

韍功故云無韍功

臣按此皆言帶之制古者衣有襘帶有結視不得過結襘之間而下于帶則近於憂故帶亦所以道容貌也先王為之定其等寓其義或以素或以練或終辟或辟垂或下辟其飾或朱綠或玄華陳祥道以為素得於自然練成於人功終辟則所積者備垂辟下辟則所積者少朱者正陽之色綠者少陽之雜玄與緇者陰之體華者文之成天子體陽

而兼乎下故朱裏而裨以朱緑大夫體陰而有文故飾以玄華士則體陰而已故飾以緇者是也無箴功集説謂箴線細密不見用箴之功若此則近於淫巧不如疏説謂無别裨飾之箴功為近古陳祥道亦云

韠君朱大夫素士爵韋圜殺直天子直諸侯前後方大夫前方後挫角士前後正韠下廣二尺上廣一尺長三尺其頸五寸肩革帶博二寸

孔頴達正義曰韠象裳色天子諸侯玄端服朱裳大夫素裳上士玄裳中士黄裳下士雜裳此言元端服之韠若皮弁服則皆素韠也圜殺直三者之形制也天子之韠直謂四角無圜無殺也下為前上為後公侯上下各去五寸所去之處以物補飾之使方變於天子也大夫則圜其上角變於君也正即直與方之義士賤不嫌與君同也頸之廣五寸在中故謂之頸肩兩角也肩與革帶皆廣二寸

臣按此言韠之制殊諸侯大夫於天子明嫌也同士於君非偪也禮有順而討也有擲而播也者此也下廣三尺以象地上廣一尺以象天長三尺以象三才頸五寸以象五行肩革帶博二寸以象陰陽禮有放而文也者此也其制之謹嚴如此宜乎德稱者則有斯皇之歌而否則有曹風三百之刺也

深衣篇名古者深衣蓋有制度以應規矩繩權衡短毋見

膚長毋被土續衽鉤邊要縫半下

孔頴達正義曰稱深衣者以餘服則上衣下裳不相連此深衣衣裳相連被體深邃故謂之深衣

楊氏曰所謂續衽者指在旁兩幅言之謂屬連裳旁兩幅不殊裳之前後也合縫者為續衽覆縫為鉤邊要縫七尺二寸是比下齊之一丈四尺四寸為半之也

制十有二幅以應十有二月袂圜以應規曲袷如矩以

應方負繩及踝以應直下齊如權衡以應平

陳祥道曰十二月者天數也袂圜以應規而圜者天之體曲袷如矩以應方而方者地之象負繩及踝以應直下齊如權衡以應平而直與平者人之道

故規者行舉手以為容負繩抱方者以直其政方其義也故易曰坤六二之動直以方也下齊如權衡者以安志而平心也五法已施故聖人服之故規矩取其無私繩取其直權衡取其平故先王貴之故可以為文可以

為武可以擯相可以治軍旅完且弗費善衣之次也

臣按深衣在虞為燕服有虞氏深衣而養老是也在周以為夕與喪服諸侯夕深衣祭牢肉通服焉大夫士朝元端夕深衣將軍文子除喪受弔練冠深衣是也庶人吉服亦惟深衣葢燕私簡便之服非朝祭皆可服之故曰善衣之次而制度之詳至於參三才而施五法使人雖當燕居之時不啻如臨在廟在朝而惰慢邪僻之氣不設於身體矣先

王衣服之制纖細周密皆有裨于身心故君子以
不知其名為罔而大學之教亦必有雜服之學也
臣又按朱熹論深衣制度云去古益遠其冠服制
度僅存而可見者獨有此耳然遠方士子亦所罕
見往往人自為制詭異不經近於服妖甚可歎也
因審定古深衣之制其詳具家禮及宋史志中
儒行篇名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夫子之服其儒服與孔子
對曰丘少居魯衣縫掖之衣長居宋冠章甫之冠丘聞

之也君子之學也博其服也鄉丘不知儒服

臣按衣服之制貴賤有等不可易也儒者豈得有異服哉末世上下僭亂無別儒者獨守法度有異於衆遂謂之儒服而不知君子亦惟其宜與稱而已焉居魯衣魯居宋冠宋曷嘗峩峩焉于于焉以自別異為哉魯論君子不以紺緅飾一章詳記夫子之服合考之與周禮皆合而特當僭亂無章之時夫子一一考衷復識古法亦其學也博之一徵

歟

左傳鄭子華之弟子臧出奔宋好聚鷸冠鄭伯聞而惡之使盜誘之八月盜殺之於陳宋之間君子曰服之不衷身之灾也詩曰彼其之子不稱其服子臧之服不稱也夫僖公二十四年

臣按候人之詩以赤芾本為法服但非彼其之子所宜稱故刺之如子臧之聚鷸冠豈特不稱哉亦蹈於異服之誅矣

鄭駟秦富而侈嬖大夫也而常陳卿之車服於其庭鄭人惡而殺之子思曰詩曰不解于位民之攸塈不守其位而能乆者鮮矣商頌曰不僭不濫不敢怠皇命以多福哀公五年

臣按服為衷之旗駟秦以大夫而陳命卿之車服至無等也大不敬也夫以約失之者鮮不守其位則不約不約亾無日矣

宋淳熈中朱熹定祭祀冠婚之服時頒行之

臣按歷代法服具詳各志大都斟酌損益垂為一代盡善適中之制君相之事也遵一王之法不敢生今而反古臣子之分也自漢以後收拾先王之遺文於殘闕之餘其服章名數固未能一一皆合古制而士大夫亦往往投棄規矩不能稟遵如儒生為短衣之制侍中效鵔鸃之冠岑牟單絞自辱斯極斜簪散幘風流已甚束諸古則不經徵諸時則非法至於骸骨而申黄冠之乞髠緇而為道林

之侶則惑世驚愚尤有不可勝言者矣又況侈心一開僭端愈熾上無弋綈之素下無羔羊之節而徒欲崇節儉謹制度不清其源而制其流豈可得哉上下千餘年間禮制日變禮意愈失自宋司馬光朱熹諸大儒益講明古者衣服之制度而南渡後祭祀冠婚之服得熹論定而古禮復明云

朱熹閒居未明而起深衣幅巾方履拜於家廟以及先聖退坐書室几案必正書籍器用必整其飲食也羮食

行列有定位匕箸舉措有定所倦而休也瞑目端坐休而起也整步徐行中夜而寢既寢而寤則擁衾坐或至達旦威儀容止之則自少至老祁寒盛暑造次顛沛未嘗有須臾之離也

臣按魯論一書於聖人之一言一動無不熟審而詳記之而先儒以為非真知而善言德行者不能記葢親炙聖人之光華而日與周旋上下故能言之親切有味而學之亦跬步而勿敢失也葢夫子

嘗與門人立拱而尚右二三子亦皆尚右子曰予則有姊之喪故也二三子乃尚左一左一右之頃惟聖人之師二三子之嗜學如此而至於聖人既沒又欲得有若之似者而師之而曾子以為不可則雖其所見於聖人者有深淺之不同而其一言一動必欲起聖人以為依歸若飲食裘葛準繩規矩之不可須臾離者意豈有異也自聖人既沒千有餘年所為親炙之者其人既已在千載之上猶

幸而有其書之所記可以窺尋聖人之聲光顧其書若存若亡能尊之者葢鮮而行之者尤巳鮮矣有宋諸大儒身體力行心存目想一言一動必師聖人千載之上語其難則百倍於弟子之得親炙之者語其所至則與曾子葢未知孰先孰後而餘固未足以云也夫聖門諸賢惟顔子好學然不幸短命而隨事精察篤實踐履者惟曾子卒唯一貫者亦惟曾子也明道之静坐伊川之誠敬横渠之

學恭而安十五年不成朱子之造次顛沛未嘗少違威儀容止之則之數子者固已深自得之於聖道之大而其隨事精察篤實踐履惟恐有一失足一惰容之頃夫道固在是而豈必于高者遠者也詩曰各敬爾儀天命不又記曰服其服則文以君子之容臣是以三復於斯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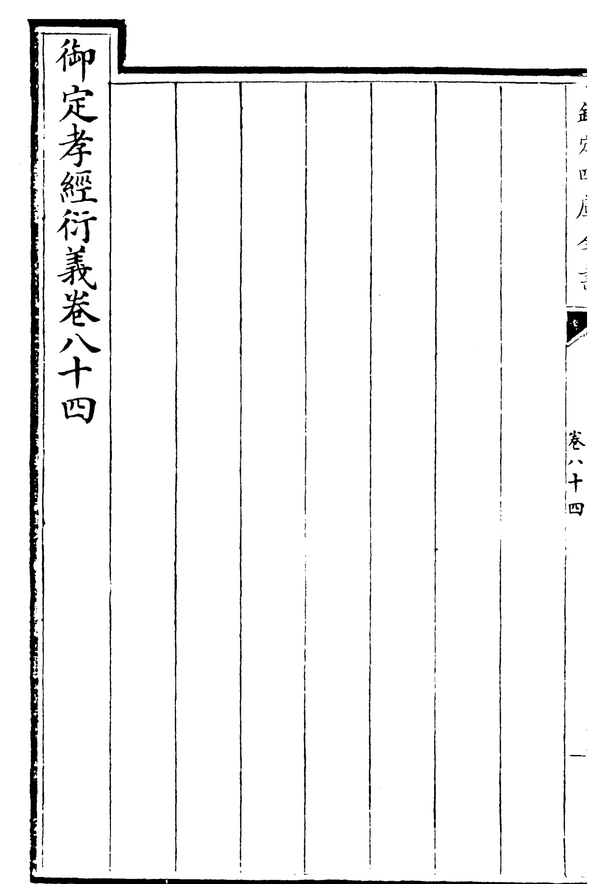
熹嘗訓子起居坐立務要端莊不可傾倚恐至昏怠出入步趨務要凝重不可剽輕以害德性

臣按古者教子弟自能言能食即有教以至灑掃應對之類皆有所習蓋少成若天性凡所以陶養變化其氣質者不可不豫也自後為弟子之法廢手不習禮器目不覩禮容而長而成人欲其檢束收斂端莊凝重是責中人以下之材以自然合禮必不可得也熹又嘗謂工夫自小失了要補填實難只得教人且把敬為主夫主敬之功徹上徹下誠可以該小學而至於有成人之道亦不可以復

退而為弟子然而無可補填必多所闕漏其用力為益難矣所謂時過然後學則勤苦而難成也誠莫若修明小學之教於曲禮内則少儀諸書務為講明以俾其誦習雖其去古已遠禮容禮儀多有不可復見於當今者而因其文以求其義行其可行者於日用出入之間則自其少小之時固已無惰慢傾側之容而入大學後心存於誠敬無難矣夫古者小學之教雖不耑於誦讀然力行而必學

文固以誦讀為非可緩者朱子嘗謂曲禮衣毋撥足毋蹶將上堂聲必揚將入户視必下等叶韻處皆是古人初教小兒語而管氏書弟子職一篇或四言五言六言皆韻語句短而音諧朱子取以入小學葢亦以其誦讀之易而便於童而習之也夫服以旌禮故必習威儀而習威儀必自小學始臣是以終及之

以上法服



御定孝經衍義卷八十四

御定孝經衍義卷八十五

卿大夫之孝

法言

易乾文言曰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

臣按人之不誠尤易于言語見之不但修飾言辭出於偽為即言其所當言者而見之事有一毫之不稱即為不誠而無可居之業矣九三終日乾乾

夕惕若一言之發必歸諸實程頤所謂體當自家敬以直内義以方外之實事則雖先王之法言有不敢輕出諸口者而敢有非法之言乎

繫辭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縻同）之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况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况其邇者乎

臣按居其室為在陰之象出其言為鳴鶴之象千里之外應之為其子和之象應固和也和其善者

傳之四方為風動之具垂諸簡策而昭如日星和

其不善者悖而出亦悖而入矣可不慎乎

將叛者其辭慙中心疑者其辭枝吉人之辭寡躁人之

辭多誣善之人其辭游失其守者其辭屈

蔡淵曰漸三所繫將叛者之辭也睽上所繫中心疑

者之辭也臨二所繫吉人之辭也睽三所繫躁人之

辭也中孚三所繫誣善之人之辭也節上所繫失其

守者之辭也

臣按類萬物之情者莫備于易玩卦爻之辭而人情之見乎詞者大概盡之矣然辭有六而躁叛疑誣失居其五吉一而已言之凶悔吝何其多也孟子詖淫邪遁一章詖類枝淫類游邪類慙遁類屈然則知言之道無他知易而已矣立言之道亦無他學易而已矣

書呂刑敬忌罔有擇言在身

臣按此雖主典獄而言然大較敬忌之至大公至

正純乎天德自然身無可擇之言若使德未至於是而惟其言之輙發鮮有不召尤禍者則固不若擇而後言之為無口過也

詩大雅板其二章曰辭之輯和也矣民之洽合也矣辭之懌悅也矣民之莫定也矣

朱熹集傳曰辭輯而懌則言必以先王之道矣所以民無不合無不定也

臣按古昔盛時君歌臣賡昌言交拜其所謀謨一

堂之上者播之天下而民皆悅從傳之後世而皆可為體要所謂言出而世為天下法者也自周之衰小人盈朝君子踈棄為謀不臧正論莫聞緝緝幡幡者讒言也喋喋利口聽其言若可用用之輙敗事者巧言也匪先民是程匪大猷是經祇爭于卑末淺近刀筆筐篋之際而一不知國體者邇言也朝廷之上噂沓已極四海之勢羮沸已成詩人深知其不可救藥而猶有屬望之心焉曰辭之輯

矣民之洽矣辭之懌矣民之莫矣大較勸其言必稱先王之道庶不咈乎天理之正深快乎人心之公而民之渙者可洽亂者可定也然則任卿大夫之責者誠當三復乎此而無使出話一有不然以貽禍于國家其可矣

抑篇名其五章曰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其六章曰無易由言無曰苟矣莫捫朕舌捫持也無人為我執持其舌者言不可逝矣放也

孔頴達正義曰政教一失誰能反覆謂已往者不可更反論語所謂駟不及舌是也孝經重述法言亦此類也

臣按武公之致謹于言者如此其知禍之門耶其深有憂患耶孔子入周后稷之廟有金人焉三緘其口而銘其背孔子既讀其文也而謂弟子曰此言實而中情而信三復白圭與銘意絶類然武公耄年聞道實有得於戒慎恐懼之旨而非徒欲執

雖內蔵為近於老氏之學也

禮記曲禮君命大夫與士肄在官言官在府言府在庫言庫在朝言朝

臣按鄭國僑有言政如農功日夜思之思其始而成其終朝夕而行之行無越思如農之有畔其過鮮矣蓋古之君子居其位則職思其憂先事而謀之不俟吾君之臨朝而問而不知所對也臨事而復揆度審處之又不以習之已熟謀之素定而卒

然輕發貽不可追之悔也夫然將兢兢業業日夜勤于其職之不暇而暇言其他乎古之君子志効一官而不願遷即老于其官而猶不自為能良以此也自後世人臣受若職怠若事無不可處之官無不能勝之任一身而遍歷諸曹一歲而遷轉數秩假令上農而欲藝十夫之田其亦不至化為汙萊不止矣　臣又以知古者大夫與士肆蓋必言其遠者大者夫自公卿之任以至於監當筦庫之職

士君子治之莫不有體處之莫不有道若徒理文書行條例而已則委之一吏而足亦何必大夫與士屑屑焉肆之哉

在朝言禮問禮對以禮

臣按此所以尊朝廷而重禮也即何獨在朝君子何有一非禮之言乎

臣又按集說朝廷之上凡所當言皆禮也則在朝正是當言之地而特無出位即無越禮非有取乎

慎重寡言也孔子居鄉黨恂恂如不能言而在朝
廷則便便言唯謹可以為萬世法矣

儀禮士相見禮與君言言使臣與大人言言事君與老
者言言使弟子與幼者言言孝弟于父兄與衆言言忠
信慈祥與居官者言言忠信

臣按鄭註此博陳燕見言語之儀大較士君子與
人言無問貴賤長幼各言其所當盡者務納之于
善而不使陷于不義南蒯筮遇坤之比以為大吉

子服惠伯告以忠信之事則可不然必敗而蜀嚴君平與人子言依于孝與人弟言依于順與人臣言依于忠各因勢道之以善從吾言者已過半矣蓋皆可為知禮者也

左傳鄭伯享趙孟于垂隴子展伯有子西子産子太叔二子石印段公孫段從趙孟曰七子從君以寵武也請皆賦以卒君貺武亦以觀七子之志子展賦草蟲趙孟曰善哉民之主也抑武也不足以當之伯有賦鶉之賁賁趙

孟曰牀笫之言不踰閾况在野乎非使人之所得聞也子西賦黍苗之四章趙孟曰寡君在武何能焉子産賦隰桑趙孟曰武請受其卒章子太叔賦野有蔓草趙孟曰吾子之惠也印段賦蟋蟀趙孟曰善哉保家之主也吾有望矣公孫段賦桑扈趙孟曰匪交匪敖福將焉往若保是言也欲辭福禄得乎卒享文子告叔向曰伯有將為戮矣詩以言志志誣其上伯有所賦詩鄭伯無其實而公怨之以為賓榮其能久乎幸而後亡叔向曰然已侈所以譏刺故

謂不及五稔者夫子之謂矣文子曰其餘皆數世之主也子展其後亡者也在上不忘降草蟲詩我心則降印氏其次也樂而不荒樂以安民不淫以使之後亡不亦可乎襄公二十有七年

臣按言以足志文以足言當燕饗之禮成而賦詩相寵不特合歡而綴淫亦可因言而觀其志之何如春秋賢士大夫博學好古善辭令風流吐納一本于先王之教于此可以想見常恠自是以後其

風遂不可復作士大夫羣居或酣宴終日言不及義即席酬贈皆自為倡和而三百篇之旨遂罕有反覆而諷咏之者竊謂士君子相見誠宜復弘此風可以見志可以慎辭可以道古蓋法言之一也

論語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

朱熹集註曰雅常也執守也詩以理性情書以道政事禮以謹節文皆切於日用之實故常言之

臣按詩書禮皆先王之法言也古人之詩吟咏性

情造端感物大都在人倫之際邇之事父逺之事君乃其大者所遭雖有不同要以温柔敦厚者將其愛敬於尊親如趙孟欲鄭之七子賦詩以觀其志見前則古卿大夫不違於詩者少矣况聖人乎書雖下逮魯秦而典謨誓誥唐虞三代之政事不肅而成不嚴而治者存焉執政與從政者所宜早夜誦説以措施於民者也禮自家庭之間肅肅悚悚拜伏拏跪大而至於宗廟郊社配天配帝皆有節

文所當講習者也先王之教春秋禮樂冬夏詩書此言詩書執禮者詩即樂章行禮亦必用樂也他如易象春秋或掌于大卜或藏于史官有不得而雅言者矣後世之詩淫于風雲月露拘于對偶聲律適以啟人邪僻之志其于謀國柬均則以陳說唐虞三代為泥古以卑之毋甚高論為通今而吉凶之事則野于禮而無稽淫于俗而莫反所謂邦之司直者其必有以正之哉

子不語怪力亂神

謝氏曰聖人語常而不語怪語德而不語力語治而不語亂語人而不語神

臣按不語怪而後世如鄒衍五德之事後漢讖緯之書俱為聖人之所必斥矣不語力亂則凡孫吳之術縱橫權譎之言在所必誅矣不語神則凡神仙不死因果報應虛無幻妄之談尤不得以惑世誣民矣自言曰言答述曰語夫子不惟不自言之

而已即人有問者而亦不語及之此可見聖人為世道人心計思之遠而憂之深也春秋之書紀災異紀戰爭紀簒亂獨非語乎臣謂此政不語之指也春秋于非常事必書此可見怪力亂之必不可以或有也于易論鬼神亦不語之指也夫子知後世必有假鬼神之說以惑世誣民者矣故于易一論其理以曉世人之惑然終非其得已也故答子路之問則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

終不欲語世人之所不知者以愚世人也夫鬼神之説最易以溺人左丘明賢者也而其書輙言鬼神不置且渉於怪矣而况後之學者乎

畏聖人之言

臣按聖人之言遠而三才萬物之理近而切於人倫日用之間廣大悉備昌黎韓愈所謂道莫大乎仁義教莫正乎禮樂刑政施之於天下萬物得其宜措之於其躬體安而氣平者是也君子得志則

行其言斟酌損益以成一代之治不得志則言其言刪定脩明以俟之將来雖以孔子之聖不敢自居於作者誠畏之也悲夫三代而後不知而作者何其妄耶是皆侮聖言者也

孟子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

臣按春秋之時先王之澤向衰而未至於滅裂然夫子已憂其漸矣故刪詩書繫易正禮樂作春秋以一後世之耳目心志而尤恐其入於異端也尤

慮後世之必有述也反復而斥言之抑亦似先覺者至戰國時而其禍烈矣微孟氏則邪說橫議誠若洪水之橫流而民其魚也夫人心邪正之辨在義利而已矣儀衍利也申商利也白圭李悝利也其禍仁義猶顯老氏言清靜言無欲亦利也故一變而為楊之為我墨子之摩頂放踵亦利也之二氏者其禍仁義尤微而不可破矣孟子七篇之中其綱領在分別義利史遷作傳獨敘其見梁惠王

語而歎以為利誠亂之始也還亦知言哉

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

朱熹集註曰告子謂於言有所不達則當舍置其言而不必反求其理於心於心有所不安則當力制其心而不必更求其助於氣

何謂知言曰詖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

於其事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

朱熹集註曰人之有言皆本於心其心明乎正理而無蔽然後其言平正通達而無病苟為不然則必有是四者之病矣即其言之病而知其心之失又知其害於政事之决然而不可易者如此非心通乎道而無疑於天下之理其孰能之彼告子者不得於言而不肯求之於心至為義外之說則自不免於四者之病其何以知天下之言而無所疑哉

朱熹或問曰張子呂氏四辭之别如何曰詖而不安則必為淫辭以張其說淫而過實則必有邪辭以離於道邪必有窮則必為遁辭以自解免凡曰異端無不具此故程子以為楊墨兼有而張子亦以釋氏為

盜

臣按告子知守其心而不知性故其論性第以其能知覺運動者而言直欲混善惡而外仁義既乃自知其說之窮猶内仁而外義此其不得於言不

得於心之根正以其平日無集義之功而其不動心之速亦即所謂直提頓悟而無階級漸次之可言者此所以陷於異端而孟子不得不為之辨也後世西江之學全類此然彼亦固知義之不可以為外而益精其説矣謂義固在内讀書求義理正是義外又謂義只發於我之先見者便是如飲水飲湯之類若待外面商量如此便不是義乃是義襲此又仍以佛氏不得擬議不落思惟者為義其

內義尤足以禍義也孟子之所謂集者正以其萬物皆備於我無一非內者故其養氣一以知言為先必求心通乎道而無疑於天下之理因四辭之失以窮其心因四辭之根於心以推之政事言雖在外而得之於心則皆內也若不讀書不求義理以為內則視天下之物無一非外者而義仍在外矣彼固諱其為告子而終不出乎告子也然則告子者固異學之首禍與

孟子曰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故齊人莫如我敬王也

臣按堯舜之道見於二典三謨乃先王法言之最大者非是不敢陳猶言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也他日見滕世子而道性善言必稱堯舜又言事君無義進退無禮言則非先王之道者猶沓沓也孟子由私淑子思以接孔曾之傳故其言之真切如此由其一出言而不敢忘父母若此經本注所云

非禮法之言則虧孝道故不敢也經曰資父事君而敬同葢以非法不言為敬大於磬跽曲拳之迹也

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横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氏為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

朱熹曰楊朱乃老子弟子其學專於為己墨子尚檢惡樂所以説邑號朝歌墨子回車想得是箇澹泊枯

槁底人其事父母也可想見

吾為此懼閑先聖之道距楊墨放淫辭邪說者不得作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

程頤曰楊墨之害甚於申韓佛老之害甚於楊墨蓋楊氏為我疑於義墨氏兼愛疑於仁申韓則淺陋易見故孟子止闢楊墨為其惑世之甚佛氏之言道理又非楊墨之比所以其害尤甚

臣按先儒胡氏以為楊朱即莊周所謂楊子居者與老聃同時墨翟又在楊朱之前宗師大禹而晏嬰學之者然則兩家之說已行於春秋時而特至戰國時而益熾聖王不作而橫議生歐陽修所謂乘間而入者也楊學於老故莊周之書皆稱之佛氏之初如不愛其身以濟衆生之說固近於墨然朱子以為此說最淺非其深處蓋其學亦仍是楊氏所以其徒後皆竊莊老之說以附之而其說益

以精矣彌近理而大亂真雖其害甚於楊墨而實楊墨之學有以驅天下而為之倡也孟子七篇之中反覆闢告子闢楊墨而佛氏晚入中國卒兼其說以禍天下人心之難正如此可勝歎哉

臣又按自老子有道德經而後諸子家大槩宗之法家則有商韓慎到之屬名家則有尹文子鄧析之屬旁出而為縱横家則鬼谷子書授之儀秦所為翕張闔闢之幾者皆老氏之指也孟子之薄管

仲闢名法也斥妾婦闢縱横也雖絶之猶未數數然而獨于楊墨反覆力辯欲盡根株痛斷者葢楊氏親有聞於老氏道德之指列莊皆學其學則其說之煽惑於無窮者固已可見而墨子七十一篇以貴儉兼愛尊賢右鬼非命上同為說稱堯稱禹稱周公一依經據禮若非法不言者故其後有相里氏之墨相芬氏之墨鄧陵氏之墨胡非子之墨而韓愈亦以為與孔子相為用茍非孟子力闢其

為二本為無父孰知其似是而非為人道之禍也
晁氏又云墨翟戰國時人而晏子春秋則柳氏以
為墨子之徒為之非晏子為墨也與胡氏說異兩
存之
逃墨必歸於楊逃楊必歸於儒歸斯受之而已矣
朱熹集註曰墨氏務外而不情楊氏大簡而近實故
其反正之漸大畧如此
臣按此見好辯本非聖賢之心而與之辯正所以

厚望其歸也然逃者真知其說之非而逃之惟恐不速斯故可受也若理屈詞窮而輾轉竊附君子甚惡乎其相亂也如佛氏齋戒之學一變而為義學則似歸楊再變而為禪學則似歸儒豈惟入吾儒竟能招吾儒以歸之政如善用兵者險變百出能以屢遁取勝甚可畏也然則如之何孟子言之矣曰知其所窮者是也

君子之言也不下帶而道存焉

臣按聖人之言明白顯易如粟米麻絲之不可暫離而愚夫婦皆可得而知之盖道勝則其言質也索隱行怪之徒侈其譸張雄誕之説茫乎不知其畔其實乃皆儒者之所知而不欲言者而彼獨文之如此道不勝則其言枝也孟子善言之論為天下後世之立言者慮至深切矣

公孫鞅好刑名之學既至秦因嬖臣景監以求見孝公説以富國强兵之術公大悦與議國事卒定變法之令

顔師古曰劉向别録云申子學好刑名刑名者循名以責實其尊君卑臣崇上抑下合於六經説者曰刑家名名家即太史公所論六家之二也此説非劉原父曰刑名即并學兩家術耳

申不害學黄老刑名以干韓昭侯昭侯用為相内脩政教外應諸侯十五年終申子之身國富兵强

韓非善刑名法術之學見韓之削弱數以書干韓王王不能用於是韓非疾治國不務求人任賢反舉浮淫之

蠹而加之功實之上寛則寵名譽之人急則用介胄之士所養非所用所用非所養悲廉直不容于邪枉之臣觀往者得失之變作孤憤五蠹内外儲説難五十六篇十餘萬言

臣按刑名家本於黄老蓋老氏之學全類黄帝漢藝文志黄帝君臣十篇注云與老子相似而太公兵法引黄帝語如日中不彗是為失時操刀不割失利之期此政老氏之指朱熹云老子之學最忍

閒時似虛無卑弱發出更支吾不住故世之用兵筭數刑名多本於老氏觀此則自漢以前亦好言黄老而不言老莊誠有以也老子之學一衍而為莊周則其説較佚宕而與老子收斂者異矣故黄老合而為刑名為清静猶足以理其國老莊合而為清談為佛之義學禪學以流禍於無窮此誠異學源流之辨不可不審也

陸生時時前稱説詩書帝罵之曰乃公居馬上而得之

安事詩書陸生曰居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且湯武逆取而以順守之文武並用長久之術也昔者吴王夫差智伯秦始皇皆以極武而亡鄉使秦已并天下行仁義法先聖陛下安得而有之帝有慙色曰試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及古成敗之國陸生乃粗述存亡之徵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帝未嘗不稱善左右呼萬歲號其書為新語

臣按詩書之文乃自唐虞以来至秦魯之際所以

為治之本與其具莫不畢載得之則前世所以盛
失之則後世所以衰聖人定之為經以治萬世者
也秦惟無道燔棄詩書滅絶仁義不旋踵而禍亡
鄉使高帝鑒秦之失力行先王之道表章六經其
時去古未遠詩書之文尚有能稱説之者豈待數
世之後其書始稍稍出而漢治之盛不其復古哉
惜乎帝不悦學不喜儒而陸賈猶能於其前説詩
書不奪其所守新語之成雖帝亦為稱善可謂能

正學以言而非曲學以阿世者矣
董仲舒曰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絶其道勿使並進邪僻之説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
臣按漢初承六國之敝諸子百家殊方異趣亂聖人之宗後六藝乃稍稍出雖不盡為完書而收拾

殘缺各自為家遞相祖述而先王之教以復明不可謂非諸經師之功也仲舒之學精于春秋公羊先時公羊五傳而至胡母子都始著之竹帛至仲舒以公羊顯穀梁自孫卿申公至蔡千秋江翁亦五傳至漢宣帝好之遂盛行於世左氏初出張蒼家賈誼為訓詁授趙人貫公後劉歆好之欲立之學移書太常與諸儒爭然賴其言至建武中卒立也易自商瞿子木受之孔子五傳至齊田何何三

傳而分為施孟梁邱之學又有東郡京房自云受
易梁國焦延壽別為京氏學又有東萊費氏之學
凡三家之學田氏始最盛而後則費氏大興鄭康
成王弼之註所起也尚書伏生作傳四十一篇授
同郡張生張生授歐陽生因有歐陽之學張又授
夏侯都尉後因有大小夏侯之學至武帝時孔氏
古文尚書出則安國以與伏傳相校合成五十八
篇盖尚書之傳始藉伏生而後有安國也申公受

詩浮丘伯為魯詩轅固生傳詩為齊詩韓嬰亦傳詩是為韓詩而趙人毛萇善詩自云子夏所傳作詁訓傳後九江謝曼卿又為之傳東海衛敬仲受學曼卿為之序則後之言詩者咸主毛也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為儀禮李氏得周官獻之河間獻王為周禮獻王又得仲尼弟子及後學者所記一百三十一篇劉向校經籍因第而叙之而又得五種合二百十四篇戴德刪其煩重為大戴記戴聖

又刪之謂之小戴記今大學中庸二書徵戴氏幾

逸也獨言樂則漢初僅有制氏孝文時有竇公後

河間獻王與諸儒作樂記而劉向校書別得樂記

互異其道益微則以樂主音律為節又為鄭衛所

亂自無遺法而非諸儒之失也夫以秦燔書籍而

漢興自高帝至文景皆未能表章絶業諸儒區區

抱其遺經講論不衰其弟子咸守其師說有開闢

而無背叛自是名家者愈多而其源流咸可考而

知如小宗大宗之不可亂也由今思之秦漢之際一斯文絶續之會也藉使諸賢扶微繼絶之志一有未力則先王之言塗地無餘後雖有馬融賈逵二鄭何休服虔王弼之徒亦孰從而為之箋釋訓詁而有宋諸大儒亦奚以集衆說之長而考其歸哉故嘗論經學之相際有三焉田何焦贑費直伏生孔安國轅固申韓毛萇仲舒賈誼向歆高堂生后蒼大小戴之屬一際也馬鄭之徒以至唐之孔

賈一際也終以二程張子之討論折衷而朱子為集其大成焉則為際之大者而直與六經相接矣夫表章六經始自漢武而昌言於朝獨一仲舒仲舒學以春秋顯而其立言醇粹蓋深有得於六藝者宜程顥稱其度越諸子也

劉陶著書數十萬言又作七曜論匡老子反韓非復孟軻

臣按聖賢之言主於輔世立教非無為而作也匡

老反韓復孟以視夫發墨守起膏肓鍼痼疾者其於輔世立教蓋有本末之異矣惜乎其書之不傳也

張昭傳權孫權嘗問衛尉嚴畯寧念小時所諳書不畯因誦孝經仲尼居昭曰嚴畯鄙生臣請為陛下誦之乃誦君子之事上咸以昭為知所誦

臣按畯嘗著孝經傳傳於世其誦仲尼居亦非苟然者當謂一經之大㫖備於首章耳如昭所誦以

對君問則為知要云

晉傅休奕少時避難河内專心誦學後雖顯貴而著述不廢撰論經國九流及三史故事評斷得失各為區例名為傅子為内外中篇凡有四部六録合百四十首數十萬言初作内篇成子咸以示司空王沉沉與休奕書曰省足下所著書言富理濟經綸政體存重儒教足以塞楊墨之流遁齊孫孟于往代每開卷未嘗不歎息也咸字長虞好屬文論雖綺麗不足而言成規鑒潁川庾

純嘗歎曰長虞之文近乎詩人之作矣

臣按傅咸作七經詩今所存者孝經論語毛詩周易周官左傳六詩耳詩各分二章惟周易止存一章其孝經詩一章曰立身行道始於事親上下無怨不惡於人一作不敢惡人孝無終始不離其身三者備矣以臨其民二章曰以孝事君不離令名進思盡忠義則不爭匡救其惡灾害不生孝弟之至通於神明其有功於孔曾也大矣休奕之數十萬言歸

於崇正道而塞異端冝其有令子為繼述也

東晳補亡詩序曰晳與同業疇人肄脩鄉飲之禮然所詠之詩或有義無辭音樂取節闕而不備於是遥想既往存思在昔補著其文以綴舊制南陔云循彼南陔言采其蘭眷戀庭闈心不遑安彼居之子罔或游盤馨爾夕膳潔爾晨飡循彼南陔厥草油油彼居之子色思其柔眷戀庭闈心不遑留馨爾夕膳潔爾晨羞有獺有獺在河之涘凌波赴汨噬魴捕鯉嗷嗷林烏受哺於子養

隆敬薄惟禽之似曷增爾虔以介丕祉白華云白華朱蕚被於幽薄粲粲門子如磨如錯終晨三省匪惰其恪白華絳趺在陵之陬蒨蒨士子涅而不渝竭誠盡敬亹亹忘劬白華玄足在丘之曲堂堂處子無營無欲鮮侔晨葩莫之點辱^(玷同)

夏侯湛作周詩敘曰周詩者南陔白華華黍由庚崇丘由儀六篇有其義而亡其辭湛續其亡故云周詩也詩曰既毀斯虔仰說洪恩夕定晨省奉朝侍昏宵中告退

雞鳴在門孳孳恭誨夙夜是敦

臣按晢詩六篇皆具今特取南陔白華者詩小序南陔孝子相戒以養白華孝子之潔白故止錄此二篇詳湛敘亦當有六詩今所存一篇當是南陔之辭也故錄之按世說湛作周詩成示潘岳岳曰此非徒溫雅乃別見孝弟之性岳因此遂作家風詩岳之乾沒不止隕身辱親其言豈敢荒寧一日三省者與所行相剌謬故弗錄也又補亡續亡皆

以翼經不愧法言而家風祖德自劾戒子孫之類

及家訓家誡所述止一身一家弗錄可也故夏侯

湛有昆弟誥亦弗錄

齊獻王攸為太子太傅嘗獻箴於太子曰伊昔上皇建

國立君仰觀天文俯察地理創業恢道以安人承祀祚

延統重故爰立太子尊以弘道固以貳已儲德既立邦

有所恃夫親仁者功成邇佞者國傾故保相之材必擇

賢明昔在成周旦奭作傅外以明德自輔內以親親立

固德以義濟親則自然羸廢公族其崩如山劉建子弟
漢祚永傳楚以無極作亂宋以伊戾興難張禹倰給卒
危强漢輔弼不忠禍及乃躬匪徒乃躬乃喪乃邦無曰
父子不間昔有江充無曰至親匪貳或容潘崇詉言亂
真譖潤離親驪姬之讒晉侯疑申固親以道勿固以恩
脩身以敬勿託以尊自損者有餘自益者彌昏庶事不
可以不恤大本不可以不敦見亡戒危覩安思存冡子
司義敢告在閽

臣按攸獻箴援引史傳理闕孝慈其言痛心刺骨聞者足戒他如張華女史之類亦以箴時政之失獨存此箴以見所係尤重有父之尊有君之親者所當三復攸身為儲傅又合於百官官箴王闕之義誠遵法之言也

何宴與夏侯元荀粲及山陽王弼之徒競為清談祖尚虛無謂六經為聖人糟粕由是天下士大夫爭慕效之遂成風俗不可復制焉

臣按晏等祖述老莊立論以為天地萬物皆以無為本無也者開物成務無往而不存者也陰陽恃以化生賢者恃以成德故無之為用無爵而貴矣其說之放曠如此由是士大夫效之皆以浮誕為美廢弛職業以亡其國范甯以為其罪浮於桀紂者良然也時裴頠著崇有論以釋其弊惜乎其意為已勤矣而未及舉聖人之道以告之也夫彼糟粕六經則表章六經彼幽沈仁義則講明仁義斯

有無之說皆舉矣如僅以有言也則固未有以勝夫無之說也

臣又按佛自漢明時入中國其教猶未盛自魏晉間學士大夫侈談莊老而佛書日益出其言亦皆莊老也大抵皆其時文士助之撰集自立講師孰為阿難孰為迦葉各相問難筆之於書及達磨東來又掃而為禪學然朱熹以為其始也亦出於晉宋清談議論之餘習而稍務反求靜養以默證之

而已夫毆老莊而歸佛空講義而為禪皆清談使
然嗚呼誰生厲階至今為梗宴等之罪可勝誅哉
王導以江夏李充為丞相掾充以時俗崇尚浮虛乃著
學箴以為老子云絶仁棄義民復孝慈豈仁義之道絶
然後孝慈乃生哉蓋患乎懷仁義者寡利仁義者衆將
寄責於聖人而遣累乎陳迹也凡人見形者衆及道者
鮮逐迹愈篤離本愈遠故作學箴以祛其蔽曰名之攸
彰道之攸廢乃損所隆乃崇所替非仁無以長物非義

無以齊耻仁義固不可遠去其害仁義者而已

臣按正始能言之流波蕩一時惟羊祜最先惡之以為敗俗傷化渡江以後其風未息則陶侃尤深嫉之謂非先王之法言無益實用二公功業卓卓良由所見者篤不回於時也亢以一掾慨然有箴時之言倘所謂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耶然味亢之言猶右老子也

延篤傳時人或疑仁孝前後之證篤乃論之曰觀夫仁

孝之雜紛然異端互引典文代取事據可謂篤論矣夫人二致同源總率百行非復銖兩輕重必定前後之數也如欲分其大較體而名之則孝在事親仁施品物施物則功濟於時事親則德歸於己夫仁人之有孝猶四體之有心腹枝葉之有根本也聖人知之故曰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然體大難備物性好偏故所施不同事少兩兼者也仁以枝葉扶踈為大孝以心體本

根為先仁孝同質而生純體之者則互以為稱或仁或孝隨其所稱若偏而體之則各有其目以仁紀德以孝稱賢各自為目不能總兼其美也

臣按此亦論語孝弟為仁之本之義疏也前乎濂洛關閩者尚遠而篤著論於聖賢之微言大義多所發明而又引經文以啟有子之言可以知其尊信之至矣

北史侍御史李諤以當時屬文體尚輕薄上書曰魏之三祖崇尚文辭忽君人之大道好雕蟲之小藝下之從

上遂成風俗江左齊梁其弊彌甚競一韻之奇爭一字之巧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積案盈箱惟是風雲之狀舉世以此相高朝廷據兹擢士禄利之路既開愛尚之情愈篤於是閭里童昏貴遊總丱未窺六甲先誦五言至如羲皇舜禹之典伊傅周孔之説不復關心何嘗入耳以傲誕為清虛以緣情為勲績指儒素為古拙用詞賦為君子故文章日繁其政日亂良由棄大聖之規模構無用以為用也

臣按言之無文行之不遠有韻之文固文之著者韓愈言易奇而法詩正而葩易詩皆有韻者也詞賦蓋亦風雅之遺然其感物造端托喻連類以道其忠君愛親之情故為不悖於先王之法言也及齊梁諸人為之祇以供獻諛導淫之具而建安黄初之體且為聽之恐卧之古音矣况於上焉者乎然則别裁偽體軌於典則亦卿大夫之責矣

唐韓愈原道篇曰夫所謂先王之教者何也博愛之謂

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其文詩書易春秋其法禮樂刑政其民士農工賈其位君臣父子師友賓主昆弟夫婦其服麻絲其居宮室其食粟米果蔬魚肉其為道易明而其為教易行也是故以之為已則順而祥以之為人則愛而公以之為心則和而平以之為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得其當是故生則得其情死則盡其常郊焉而天神假廟焉而人鬼饗曰斯道也何道也曰斯吾所謂道也非向

所謂老與佛之道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荀與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由周公而上上而為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下而為臣故其説長然則如之何而可也曰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鰥寡孤獨廢疾者有養也其亦庶乎其可也

臣按釋氏自達磨東来一花五葉隻履西歸其神怪既足以衒流俗而其宗旨以净智妙圓體自空寂為言一掃從前義理而務反求黙證之功其後傳之既久聰明才智之士更出已意益求前人之所不及者以陰佐之於是其說重深極妙而非復如佛之始来者不過清虚緣業之論神通變現之術而已故嘗論之以為禪學之所以盛者非禪者能然而皆儒者之為之也傅奕言於太宗曰佛入

中國孅兒幻夫摸象莊老以文飾之蓋唐人取經至京使僧人翻譯必使文士潤色如心經後註元奘譯于志寧許敬宗薛元超李義府等潤色潤色者羣集寺中某為佛某為阿難設為問答一改再改取莊列之言更加幻杳而止然其所攘者莊老也猶未敢顯然以周孔之言佐之也而沈溺既久恣無忌憚至有宋而益不可制矣如蘇轍註老子後序曰中庸云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

中節謂之和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此佛法也六祖謂不思善不思惡則喜怒哀樂之未發也蓋中者佛性之異名和者六度萬行之總目其說一出輒極贊之以為奇特而一時程門高弟如呂大臨之論未發游酢之論歸仁楊時之從僧常總問性善謝良佐之言知覺皆不能篤於其師說以入於禪僧杲黠者也窺吾儒之意已動而易入也則語楊之門人張九成曰左右既得把柄入手開導

之際當改頭換面隨宜說法使殊塗同歸則世出世間兩不恨矣杲之學惟主無事省緣靜坐體究每用儒家言語說向士大夫故其語張如此自此凡張氏所論著皆陽儒而陰釋視蘇氏之顯然以儒佛為同者其機尤工而隱矣至陸九淵闢釋氏以為自私自利而其學以收拾精神自作主宰窮究磨煉一朝自省亦禪學也其弟子如詹阜民下樓之覺徐仲誠鏡中之見楊慈湖雙明閣上扇訟

之證夜中黑幕脱去之悟一禪機也盖南渡以前士大夫之好佛也顯不諱其為佛南渡以後士大夫之好佛也譎諱其為佛而陰主之主之既久而亦終不可掩也故西江之學禪機最深離合出入之間使人不覺而其徒則顯然逗露矣嗚呼為釋氏之徒者恐其説之壞常欲附於吾儒至於呵佛罵祖以巧護其説而儒之入於釋者亦恐其説之壞至於改頭換面以自亂其宗幸而有大賢出排

之甚力然而如傅奕韓愈闢之於儒佛判然之日其勢已艱有宋諸大儒闢之於儒佛混一之日其艱不更甚而其勢不更急哉然而周惇頤言誠程頤言敬張載言禮朱熹言涵養致知力行皆直揭聖學之統宗刋落異端之紕繆如河海之有原委也如日月之麗於天而螢爝之光息也千有餘年之間聖人之傳得以復明雖於釋氏不能人其人火其書而其人不至於入吾儒其書不至於入吾

書矣有明之初師無異教家無異說曹端薛瑄胡居仁以理學顯皆循循誦法先王之言服膺程朱之説陳獻章江門之學一倡而禪學興矣自程敏政道一編出而儒釋又混矣至王守仁起而其説乃大盛其指一陸氏也然終賴程朱之説具在可因是以得先王之教故一時後先起而闢之者有章懋羅欽順吕原魏校崔銑顧憲成馮從吾高攀龍諸君子而王氏之學訖不能相勝云

韋處厚穆宗立為翰林侍講學士處厚以帝冲怠不向學即與路隋合易書詩春秋禮孝經論語掇其粹要題為六經法言二十篇上之冀助省覽帝稱善

臣按法言之稱見於經而揚雄用法以應當世之問故名其書法言韋路二子掇六經之粹要以進御覽亦曰法言其為不悖於先聖一揆也

薛放穆宗為太子拜侍讀及即位參贊機命帝嘗問朕嘗欲學經與史何先放曰六經者聖人之言孔子所發

明天人之極也史記道成敗得失亦足以鑒然謬於是非非六經比帝曰吾聞學者白首不能一經安得其要乎對曰論語六經之菁華也孝經人倫之本也漢時論語首立于學宫光武令虎賁士皆習孝經明皇為注訓蓋人知孝慈則氣感和樂也帝曰聖人以孝為至德要道信然

臣按放知史非經比使人主先經後史學問為有根柢矣論語六經之菁華亦程朱以前僅有之說

也人知孝慈氣感和樂故乃仰前規於漢室稽祖
訓於石臺聖敎王章闡揚斯極法莫大焉
宋真宗時天書封禪事將起帝幸祕閣驟問杜鎬曰古
所謂河出圖洛出書果何事耶鎬老儒不測其旨漫應
之曰此聖人以神道設教爾帝由此意决
臣按真宗恥於澶淵之盟而惑王欽若之説欲託
符瑞以誇示天下河圖洛書神道設教欽若方言
之而鎬言乃與之合其亦有所受之矣嗣後陳堯

叟陳彭年丁謂之徒益以經義附和而天下爭言符瑞矣史稱鎬不測上旨而漫應云爾者恐未必然臣竊有感於張禹之畏王根也而曰灾變之意深遠難見聖人罕言命不語怪性與天道自子貢之屬不得聞漢成由此不疑王氏周天元周主之贇將立五后也博士何妥曰帝嚳四妃虞舜二妃先代之數何常之有天元大悅此二人者皆引經義以成其佞與欽若鎬皆可謂之侮聖人之言孝經

所謂非聖無法者正此等也善乎槐里令朱雲之上書斥言禹孔子所謂鄙夫不可與事君苟患失之無所不至者也小宗伯辛彥之之對天元曰皇后與天子敵體不宜有五與夫待制孫奭之言曰以臣愚所聞天何言哉豈有書也庶幾於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者乎

朱熹近思錄序曰淳熙乙未之夏東萊呂伯恭來自東陽過予寒泉精舍留止旬日相與讀周子程子張子之

書歎其廣大閎博若無津涯而懼夫初學者不知所入也因共掇取其關於大體而切於日用者以為此編總六百二十二條分十四卷盖凡學者所以求端用力處己治人之要與夫辨異端觀聖賢之大畧皆麤見其梗槩以為窮鄉晚進有志於學而無明師良友以先後之者誠得此而玩心焉亦足以得其門而入矣如此然後求諸四君子之全書沉潛反覆優柔厭飫以致其博而反諸約焉則其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庶乎其有以盡得

之若憚煩勞安簡便以為取足於此而可則非今日所以纂集此書之意也

臣按周程張子之書其開闡聖言大醇而無小疵者也而熹復掇其要者為近思錄欲學者由此以求諸四君子之全書而東萊呂祖謙復序其意謂自卑升高自近及遠庶幾不失纂集之指若乃躐等陵節流於空虛無所據依則豈所謂近思者耶蓋由熹之意將使學者言行滿天下而無擇言過

行由祖謙之意惟恐學者之入於非法非道其義

交相發也

朱熹名臣言行録序曰予讀近代文集及記事之書觀其所載國朝名臣言行之跡多有補于世教者然以其散出而無統也既莫究其始終表裏之全而又汩於虛浮怪誕之説予常病之於是掇取其要聚為此書以便記覽尚恨書籍不備多所遺闕嗣有所得當續書之

臣按名臣言行録前後集共載九十有六人始於

趙普終於陳師道所錄格言懿行盖詳而要矣跡熹之用心深欲補裨世教以救虚浮怪誕之失盖與近思錄一書相表裏云

熹提點江西刑獄公事入奏有要之於路以為正心誠意之學上所厭聞戒勿以為言熹曰吾平生所學惟此四字豈可隱黙以欺吾君乎

臣按熹在孝光寧三朝疏凡數十上切劘時政不忌諱屈撓而其旨要在於格君心不徒人適政間

也平生所學惟正心誠意即孟子所謂非堯舜之道不陳也熹嘗謂聖賢道統之傳散在方冊聖經之旨不明而道統之傳始晦於是竭其精力以研窮聖賢之經訓蓋自漢之馬鄭唐之賈孔之徒各以其師說解經而未粹然一歸於正周惇頤始為太極圖通書以言易程頤於易詩書春秋有傳有說至熹則尤詳易有本義有啟蒙書有說有書古經及序詩有集傳有詩序辨說禮有經傳通解集

傳集註有大學中庸章句或問論語孟子集註集義指要中庸輯畧孝經刊誤蓋先王之法言自此大顯而後世其永賴之矣

馮椅曰左傳云仲尼曰古語有之曰克己復禮仁也蓋古有此語惟顔子可以從事於此又曰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亦古有此語惟仲弓可以語之

臣按聖人之言仁罕矣獨其告顔子仲弓者約而盡先儒以為此二章乾坤之義備焉而要皆古語

非别有所指授也聖人一話一言必則古昔稱先王而於其言之粹者尤不啻己言之而心得之而即以為教如此也夫六經皆夫子之所手定而其出於夫子之作者葢亦僅矣於易繫以十翼要亦解經而不可以為作春秋一筆一削則皆魯史之舊文也論語一書聖人之言甚詳特門弟子之所記而亦非聖人之作也天下萬世仰夫子之言炳炳麟麟光於日星永於金石而夫子亦惟明先王

之道言先王之言而已終身以述者自處也經曰非法言不言謂夫子之自道可也抑臣感於此而又有以知夫先王之教之深也曾鞏有言曰至治之極教化既成道德一而風俗同言理者雖異人殊世未嘗不同其指理當故無二也是以詩書之文自唐虞以來至秦魯之際相去千餘載作者非一人其文數萬而其所發明更相表裏如一人之說由今思之即何獨詩書哉克己復禮出門如賓

承事如祭不知何人之語而其所發明即唐虞以來神聖之授受豈復過此哉蓋自後世異端之學最憚言理此不獨言理而直示之禮初無有直提本心虛靈知覺之可以為仁也異學常惺惺法亦似敬以直內此云出門承事云賓祭仍然敬義夾持內外交養初無有無寸之尺無星之秤之可以為敬也斯二語者言簡理至而已逸其人蓋亦非獨其人之能為是語而先王之時學者無異教異

說雖其所得淺深之不同而其指趣則一而已矣古詩自三百篇而外逸者猶皆可傳而民謡輿誦嘗有至理與聖賢之言相發明况學者之言乎臣是以益知先王之教之深而必無有不言其言者也道德衰而辭說繁其在春秋之世乎其諸索隱行怪之徒始之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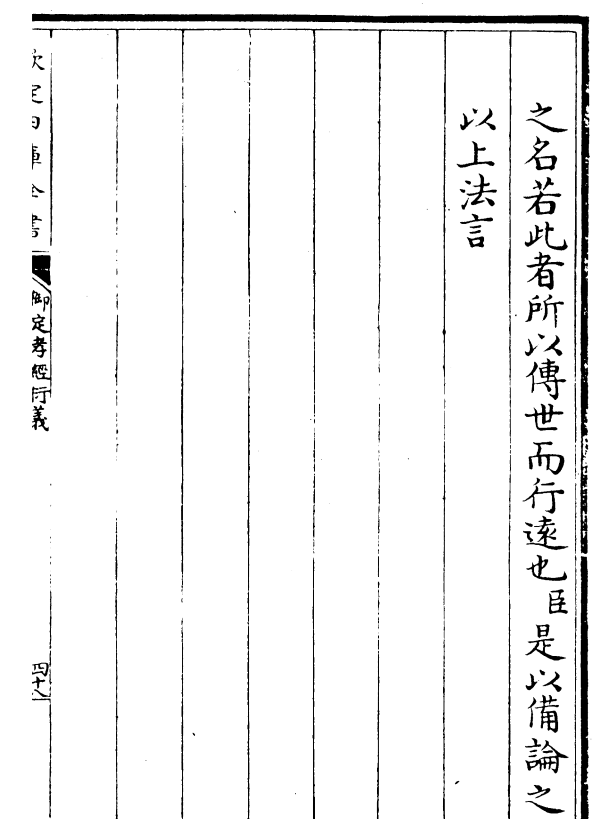
臣又按讀論語一書不特可以識聖人之言又可以見門弟子之記聖言者簡重而有體也先儒以

為出於曾子有子子夏之徒所記蓋皆得於聖人之深者其序次聖言謹嚴爾雅絶有體要今其書煌煌乎與六經相為表裏發明矣孟氏之書亦非其自著其徒萬章公孫丑相與記其所言耳今七篇者是也 臣竊異夫後之學者之僅知記其師之說而不知所以傳世而行遠也夫言以足志文以足言言之無文行而不遠文固言語自然之節必不可以已也所謂辭達而已者亦謂其辭則然而

非方言里語亦可以為辭也自夫子沒千有餘年得程朱而道益大顯其言無不可以羽翼聖經發皇幽渺而獨其弟子無有能整齊比屬使有文章倫理便於誦讀而尋繹者也此固尊信其師之深親承其謦欬不敢有一毫增損恐不得其真而獨不知其不可以傳世而行遠也夫程朱之書其所自著雖其小小題叙亦皆有法度不獨書疏劄子而已傳世行遠亦足與六經表裏發明而獨其平

日之言記自弟子者方言里語隨得輒録此誠未成之書而不無有待於後者也抑尤有不可者弟子之尊其師説曰語録佛氏之書亦曰語録夫左氏有國語夫子論語有齊魯兩家亦有家語語録之稱雖於義無害然而釋氏之書始亦諱其不文而嘗取莊老之書以文之矣後枝分派别其説益繁而不能文焉又其問答所參即事指喝本屬不經故直録其語不加剪截獨怪儒者服聖教言聖

言而其書一如釋氏之書無為也自諸儒語錄盛行與佛書交雜其言之無文同其書之義例同要為以儒而入於釋之漸不可不慎也昔揚雄作太玄擬經法言擬論語王通著文中子亦擬經學者非之今程朱之說非雄通比也學者誠不能及曾子有子子夏而豈必出萬章公孫丑下哉整齊比屬以次於六經語孟之後而凡諸儒之言之足以羽翼發明者率倣此義例以成書而姑置其語錄



之名若此者所以傳世而行遠也臣是以備論之

以上法言

御定孝經衍義卷八十五



覆校官編修臣項家達
校對官檢討臣郭　寅
謄録監生臣費恩綸